四川石棉县安顺场，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。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庆芳 摄

长征地今昔

大渡河畔安顺村：红色乡村游富百姓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

渡河酒家、长征农家菜……大渡河畔的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彝族乡安顺村中，遍布着当地民族特色与红色文化相结合的客栈。一排排具有仿古川西民族特色的民居次第排开，屋外印着红色元素名称的“客栈”“餐馆”的彩旗随风招展。

十月黄金周将至，这里也将迎来旅游的高峰。安顺新村笔直的水泥道路两旁盛开的桂花芬芳馥郁，迎面而来的微风令人沉醉。

这座2010年重新开发的安顺村，让大渡河畔的村民在乔迁新居、改善住宅条件的同时，也借助附近“翼王悲剧地、红军胜利场”的红色资源，开展起了乡村旅游、红色旅游。

如今，新开发的商业街和安顺场红军遗址公园连为一片，整条街上仿古风格的民居错落有致。遍布景区角落的一枚枚二维码标识，用现代化的手段介绍着这个旅游小村的特色。

走进一家名为“众英客栈”的小旅馆，只见内部布置简单而又干净，经营者便是村民林忠英。他告诉我们，如今这里仅当地人经营的各种小旅馆、小饭馆就达到70家。不少村民利用闲置的房屋开始经营起观光旅游，刚刚过去的暑假旅游旺季，他的小客栈获得纯利3万余元。

林忠英说，每逢周末、节假日，从成都、雅安附近赶来的客人，让这里热闹非凡，许多游客自驾前来，安顺村乃至县城常常出现宾馆饭店爆满的情况。尤其是随着雅西高速的修通，安顺村距离高速路口不过十几公里，客源也渐渐多了起来。

据了解，大渡河流域所独有的黄果柑也是安顺彝族乡的重要产业，这种甘甜的黄果柑味甘汁多，每年春天，遍布山野的果树也吸引了许多游客来到大渡河旁游玩。

（本报四川石棉9月29日电）

码上读
扫二维码看
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视频
摄影：李庆芳 李磊
剪辑：李玮竞

大渡河畔的安顺场，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

强渡大渡河：兵分两路绝处生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

“不行！水太急！”当“琼崖儿女长征路”全媒体采访团到达四川石棉县安顺场乡的大渡河畔时，一名来自成都的游泳爱好者试图下水，见到河中遍布的漩涡，脸色大变，一声叹息。

这里就是“鹅毛投水见底沉”的大渡河畔的安顺场，位于大渡河大拐弯处西处的20公里处。

历史曾在这里交汇：1863年率军至此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，1935年长征途中的红军，时隔72年，两支军队面对同一条大河时，却有着相反的命运结局。

安顺场景区入口处，老一辈革命家陆定一题写的“翼王悲剧地，红军胜利场”，恰好说明了两支军队在此的结局。

翼王悲剧地，红军胜利场

安顺场所在的石棉县，北上即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，往西是凉山彝族自治州、甘孜藏族自治州，南边是云南、西藏，是内地通往民族地区的重要通道和过渡地带，素有“民族走廊”之称。

1863年，石达开在清军的追击下率军在此渡河，却因河水暴涨被阻于安顺场近一个月。清军追来，战局急转直下，32岁的石达开天真地找到清军谈判，结局却是被生擒。

72年后又是一个五月，当红军抵达安顺场前，此前石达开在此全军覆没的先例，成为国民党大肆宣传的最大噱头，他们认为红军会像太平军一样在安顺场全军覆灭。

在红军当年的渡口处，矗立着一块大石，刻有“红军渡”三个大字，题字的正是当时指挥渡河战役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。

眼前的大渡河虽然水流湍急，可河面并不宽阔，目测只有100多米，对岸便是巍峨高山，绝壁千仞。

“这里就是红军当年强渡大渡河的渡口。”住在安顺场渡口边的安顺彝族乡居民刘元生告诉我们，当年红军在此处渡河，却是在下游500米外的江东岸上岸，可见水流之急。

一条“不可能”泅渡的大河

“近些年，上游修了大大小小二十多座水电站，大渡河安顺场渡口段的水量锐减，河面不及原先的三分之一，遇到枯水季节，部分河床还会裸露。”刘元生告诉我们。

此外，他还透露了一个细节：每逢夏天，几乎每天都会有号称游泳健将的外地人，眼见大渡河河面不宽，便试图横渡，以证明自己征服“天险”的能力。可绝大部分人刚一下水，就在湍急的水流中惊慌失措地上岸，只字不提下水前的豪言壮语。

大渡河水流有多湍急，与众不同的渡船构造就能说明，在安顺场渡口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中，我们见到了当年红军渡江使用的渡船，这种当地特有的渡船：船头弯曲高高翘起，颇似昂起的头颅。

纪念馆解说员说，这种奇特的渡船构造，代表着当地人历经多年对大渡河脾气进行充分了解后总结出的经验，一是为了让船只避开浪花，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中畅行无阻，二是为了在没有缓坡的对岸险山做个靠岸的桥梁。设计出这样的外形。

1935年的大渡河畔，红军占领安顺场渡口后，只寻得一艘这样的小船，如果靠它将全军渡过大渡河，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。而“迟到”的国民党军薛岳部的追兵行军速度很快，已经到达距离石棉县不远处的德昌县，情况危急。

此时的红军，如果再不调整战略，极有可能重蹈石达开的覆辙。

周士第绘地图 抄小路击退敌人

安顺场畔石达开的悲剧当然没有重演，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安排了两条渡河线路：

一部分由红一军团一师、军委干部团，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，沿着大渡河东岸北上；另一路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从小路沿江而上夺取泸定桥。

1935年5月25日上午，红一团一营的十八名勇士，乘坐一艘小船，冒着隆隆的炮火，冲向对岸，歼灭了大渡河北岸的敌人，随后红一师与干部团乘坐后来找到的两艘小船，继续渡江。

两支军队就这样沿着大渡河两岸，继续向北进发。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军队中，就有周士第率领的干部团上干队指挥科的战士们。

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《周士第将军》一书中，曾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：

在渡过大渡河后，周士第率部在附近山上停留时，与一位老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后来他知道老人是一位草药郎中，上山采药时非常熟悉两岸的山路。根据老人的讲述，周士第回访后绘制了一张草图。

红军胜利渡河后，遭到敌人的阻拦，无法继续前进。此时，周士第向负责掩护中央机关的干部团请战，带领指挥科全体同志，按照老人告诉他的一条难以攀登的山间小路，穿插到敌人侧翼，将阻敌击退，保证了红军的继续前进，干部团也因此得到了上级嘉奖。

1950年，成都解放后，周士第在成都北校场向身边工作的参谋们提起此事，感慨万千，可惜因为由于年代久远，他忘记了这位老人的名字。

（本报四川泸定9月29日电）

长征印记

22名勇士泸定桥上演生死时速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

从四川省石棉县安顺场出发，采访车在这样的山峰、河畔交错的公路上盘旋了5个小时、100余公里，终于到达了雪山环绕中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城。

1935年5月28日凌晨，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带领全团人，就在这样的群山中，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，不知疲倦地奔跑了240华里。抢在敌人援军的前头，一口气跑到了泸定县。次日，红四团22名突击队员，在南岸机枪的掩护下，一举冲过了这段木板被拆除的铁索桥，占领了泸定县城。

为了纪念黄开湘，泸定县将泸定桥东岸所处的那条最繁华的马路命名为“开湘路”。

历史的长河中，81年不过是白驹过隙。如今，泸定桥头的枪声早已销声匿迹，大渡河畔耸立起一栋栋高楼，往来游客与商家的喧嚣声，充满了这座地处横断山脉下的小城。

如今泸定桥上，每天来到的游客络绎不绝，游客们走上摇摇晃晃的铁索，追忆起当年红军英勇夺桥的故事。

尽管铁索上铺设了双层木板，不少游客还是小心翼翼地扶着铁索，迈不开步子；一些游客尖叫着退回桥头堡。桥下约10米处，便是轰鸣的大渡河水。站在泸定桥上，就能感受到飞溅的河水迎面扑来。早年大渡河上游的那些水电站未建成时，大渡河水比现在还要汹涌。

泸定县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外广场入口处，矗立着22根石柱，这些就是纪念夺桥勇士的石碑。但只有5座刻有名字，其余的17座，姓名一栏皆用“勇士”二字代替。

泸定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倪云芳表示，目前，泸定县正在努力找全当年22位夺桥勇士的姓名，让这段长征的历史记忆更加清晰。“我们在已经整理完毕的资料中，新发现了几位勇士的姓名，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在那些纪念馆的碑上刻上他们的名字。”

（本报四川泸定9月29日电）

湍急的大渡河。

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庆芳 摄

长征路上贺子珍、邓颖超、谢飞等女红军不让须眉，当时琼崖也有一批革命女杰

“姨母”智斗敌兵 屡次化险为夷

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

■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

一袭黑布衣，头上常戴着顶斗笠，光着脚她也能跑得和冯白驹一样快；战场上她英勇无畏，常常冲锋在前，多次毙敌；回到村里她又能垦荒种地，养鸡养鸭，要不是腰中别了一支勃朗宁，还真以为她就是个普通农妇……这就是琼崖革命同志对巾帼英雄刘秋菊的形象描述。

1899年，刘秋菊出生在琼山县塔市乡福云村的一户贫寒人家，早年间曾因生活所迫，被父母安排嫁给一位贫苦盐民为妻，不久后丈夫病死，处境极为窘迫。1927年，投身革命后的刘秋菊参加赤卫队，并于同年11月入党。刘秋菊的突出特点是能密切联系群众，不管到哪都能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，群众纷纷把她当作亲人，亲切地称呼她为“姨母”。

虽然当时琼崖革命的斗争环境十分恶劣，但刘秋菊却凭借着良好的群众基础，总能在紧急关头化险为夷：为掩护同志们撤退，她独自面对赶来围捕的敌兵，通过佯装给身旁农妇的孩子喂奶，成功骗过敌人；遭反动民团追捕时，她脱下黑布衣，混入插秧的农妇群中，敌兵追到跟前，却找不出刚才追捕的那名黑衣女人……

随着刘秋菊的名气越来越大，敌人的追捕力量也不断加强。1934年秋，刘秋菊和李玉梅、张宗程正在谭康村的一间屋子里开会，因遭人出卖，被国民党的一个班包围，李玉梅、张宗程在战斗中牺牲，剩下刘秋菊独自奋战。因敌人想活捉刘秋菊，便围而不攻，一直围守到天黑。可在这期间，刘秋菊已经通过革命群众的接应，悄悄从屋子的瓦顶上逃脱。等敌人冲进屋内，看见瓦面上的窟窿，纷纷惊呼刘秋菊“飞”走了。从此，刘秋菊飞檐走壁的美名便传扬四方。

由于刘秋菊在革命斗争时所体现出来的胆略和机智，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的可贵精神，她屡屡得到特委和冯白驹的表彰。后来，这位琼崖革命时期的巾帼女杰仍然不忘深入群众，组织开展武装斗争，以“姨母”的形象被人们牢记，同时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奇事迹。

（本报海口9月29日讯）